

# “只要竞争小,哪怕去偏僻县城”

## 辞掉工作专心“考公”,她只想进入体制内

本报记者 马云云

10月23日,经过三天的仔细对比、筛选,今年刚毕业的23岁大学生李敏终于把自己考公务员的目标锁定在聊城某县国税局的一个职位。“只要竞争小,哪怕去个偏僻的县城”。这已经是辞掉工作专心应考的她今年参加的第4次大型考试了。目标只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进入体制内。

一天过后,24日晚,2014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网上报名结束。截至当天18时,共有140.4万人通过资格审查,37个招录岗位报名比例超过1000:1。



2011年4月24日,报考公务员的考生走进南京女子中专考场。(资料片) CFP供图

### 岗位很多,适合自己的不多

“这是个没有武器和硝烟的战场。”每次从报名开始,李敏就能感受到竞争的残酷性,还不忘形象地比喻,“有点像大伙儿一窝蜂在抢饭吃”。

报考数字最能体现出激烈程度。系统显示,她看到的多个岗位的填报者都在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李敏从之前的媒体报道中得知,最火的岗位要从七个报名者中挑一人,这几乎让她失去报考的勇气。

李敏的失望之处在于,岗位很多,但适合自己的不多。女生,今年6月毕业不能再算应届毕业生,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大部分岗位都有专业限制,有的甚至还有户籍限制……林林总总的岗位报名条件限制,都让李敏的选择范围一缩再缩。

“为什么对专业限制那么死,难道一个主要整理资料的岗位,必须由管理学专业的人才能干?限制户籍更难以理解,

难道外地人去了就干不好?”李敏忍不住爆一下小脾气。

牢骚发完,还是要服从现实。最终,家在临沂的李敏选择了聊城某县国税局的一个岗位,尽管她此前对这个县的情况一无所知。

做这个选择主要是因为这里位置偏僻,报考的人相对较少。即便如此,最终显示,她将与其它几十名报名者争抢一个岗位。

### 没想过性格是否适合当公务员

李敏的“考公”之路从今年年初开始,那时,她还没有毕业。宿舍里和她一样边找工作边“考公”的同学有三个。几个人辗转多地,终有一人如愿。

这个人不是李敏。毕业时,她背起行囊回到临沂老家,找了一份临时工作,暂时宽解对父母的愧疚,“毕业了应该自食其力,起码不该再伸手问家里要钱。”但她考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念头一直没变,白天上班,晚上复习。

李敏甚至没有认真想过,性格是否适合公务员这个职业?她有着“90后”的大部分特质——个性、张扬、爱美、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但她又觉得这个职业可以带给自己更多的东西:稳定的收入、健全的保障、足够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还可能有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

李敏和同学很“不幸”,毕业时正巧碰上“最难就业季”,投出的许多简历石沉大海。也有些工作岗位主动上门,但她

不甘心,让她这个经济系本科生去售楼,心理上接受不了。有的公司招人,她几次应试,笔试、一轮面试后,都是在二轮面试时被刷下来,这让她很受打击,甚至怀疑是否公正。

种种经历更强化了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的决心,起码考试过程相对严格、透明,与弹性选拔方式注重家庭出身、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

这减轻了她和父母的焦虑感。

### 因父母要求“考公”,放弃音乐追求

坚持的不止李敏一个人。在济南,许多和她同时毕业,甚至更早毕业的年轻人,放弃找工作,在学校周边租房专心复习考试。

一个男生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和几个同学合租一间房,每天学习七八个小时,他一直认为,考上公务员就不用愁了,“回家也有面子”;另一个男生则因为父母的坚持走上“考公”路,同时放弃了对音乐的追求,但他不怪父母,他们也是为了让他“吃好吃好”。

当然,还有其他进入体制内的渠道,比如考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这些年轻人中,不排

除有一些人决心扎根农村,想在基层大干一番。但谁也不否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把这当成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跳板。

选调生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也备受大学生青睐。

今年起,我省选调生和大学生村官招考“并轨”,也就是说,按照选调生的标准条件和程序,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在村服务满2年后,经考核考察合格,方可录用为选调生。

今年4月,多位参加面试的大学生现场与记者交流时表

示,就是冲着“选调生”身份来的,只要能录用为选调生,在村里服务2年,吃苦也不怕。一位湖南籍男生说,自己更热爱学术,已经考取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但父亲坚持让他当公务员,只能硬着头皮来报名。

为了专心备考,几天前,李敏辞去了干了三个月的临时工作,在那家公司,她是今年唯一的本科新员工。而现在,她在家专心备考,父母也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定点做饭,尽量不打搅。

“期待能有个好结果。”这是这个家庭眼下最大的事了。

(文中李敏为化名)

### 部分公务员心态素描——

## 他们为什么想走出体制?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离开体制的公务员熊非,被亲戚朋友看成是“异类”。年轻人纷纷抢端公务员的“铁饭碗”,很多人没想过,已经进入体制的是否过着他们想象中的生活?尽管是极少数和非主流,不可否认,公务员正在出走。他们为什么想走出这个体制?在本报记者绘就的多位公务员心态素描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 公务员身份,说放真放下了

稳定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隐性福利,这一切能说放就放下了?

熊非真的放下了:一个月挣三四千元,还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个人想法常“被淹没”,不如自己出来单干。

许多人分析,公务员工资虽少,但福利好、隐性收入多。这种情况确实不同程度存在,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能享受到,尤其是“非强势部门”或底层的公务员们。

公务员何磊倒显得很淡定,“都说公务员有这福利那福利,我真没享受到。真的,说没有福利,连我妈都不信。”

杨云有些失望。大学毕业曾有机会进入一家国企,如今的收入远低于她的预期,有时会对曾经的选择心生悔意。

我省某县某单位统计显示,近三年来,有7人辞职。某系统公务员王超2009年参加系统内培训,一年后和他一起培训的人中有一二十人离职。



2011年4月23日,济南市录用公务员考试开考,两名考生坐在路边待考。(资料片) CFP供图

### “标签化”和“群体妖魔化”

说这些话何磊有些犹豫,“不知道会不会招致别人反感,很多人对公务员有偏见。”

他在想,为什么公务员被贴上标签、总受质疑?“可能是工作性质特殊,毕竟拿着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有些公务员做了不该做的事,招致反感,以致妖魔化了整个群体。”

“一份报纸一杯茶”,这是局外人对公务员工作的素描。“有些单位相对清闲,但有些却累得半死。”杨云所在的部门平

时要处理许多琐碎的事情,忙起来的时候“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

何磊甚至很少能完整地休周末。领导给他们提的要求是要“5加2”、“白加黑”,“就是说工作日5天和周末2天,白天和黑夜都要严格要求。”他所在的部门必须24小时有人值班,“有时已经回家了,一个电话又被叫回去弄材料。”

何磊也有牢骚:“领导要求思想境界,要有奉献精神。”

### “20多岁就能看到60岁的状态”

公务员徐轩也会陷入困惑,“现在20多岁就能看到我60岁的状态,这不是我喜欢的。”她开始萌生跳出去的想法,“可能就是围城效应,父母在系统里一辈子就那样,个性没了,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省一位处级干部也感慨,在机关多年没了锐气,如果年轻一些会考虑去创业。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按部就班的程序让一些年轻人不适应。一名公务员说:“这是机器,你来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大家变得越来越像,比如说话风格、举手投足。”

徐轩喜欢读书,周围总有

人调侃“读这些有什么用?”单位里,谁谁提拔了,谁谁下课了的话题比读书更有吸引力。

部分公职人员的官僚气,何磊也亲身经历过。前几天,他去办事,对方的脸拉得老长,“他应该想到,他也会去别人的单位办事。”

对热度不减的“考公”热,一位“80后”公务员说,“不建议有理想的同学考公务员。”

回过头来他又念叨:有时候理想不能当饭吃,你可以为理想奋斗,姑娘愿意陪你吗?就算姑娘愿意陪你折腾,要是折腾不成,对得起人家姑娘吗?(文中当事人为化名)